



文·圖 — Dongji · Hana 徐采瑤 (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專員)

大港口事件紀念碑  
Monument for Takangkou(Cepo') Incident

# 阿美族 ▼ 大港口事件紀念碑

**距今** 138年前(1878)所發生的大港口(Cepo')事件,是阿美族人為反抗清朝殖民勢力,使港口部落男子遭到屠殺,其餘族人遷徙分散的歷史事件。

## 大港口(Cepo')事件背景

1874年,清朝採行開山撫番政策,進入後山只為了確立其主權,在策略上分北、中、南三路進行,期間皆與原住民族發生激烈衝突。北邊有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的加禮宛事件,中路為阿美族大港口(Cepo')事件,南路則為平埔族大庄事件,顯見當時原住民族人對清政權的抗拒,是不分族群的一種普遍現象。

在沈葆楨的開撫時期,原是以招撫原住民族做為開山的手段,各路兵力皆不多,但因當地原住民族人強烈反抗,清軍遂於南、北二路不斷增兵,後山北路是駐兵最多的地區,後山中路原本沒有駐兵,直到丁日昌擔任閩撫時,特別以後山中路為重點,1877年4月,中路開始陸續入駐清兵,甚至成為駐軍最多的區域。

而後清軍又派總兵吳光亮自府城東來,由南路走入後山,隨行軍隊有飛虎兩營兩哨及線槍營,進入東部後,沿途留下兵勇,第一波駐兵分別分布在大陂、璞石閣、成廣澳及大港口等4區;同年5月中旬,吳氏將線槍營移紮於大港口,同時在南岸的納納社立營房,後山中路第一波駐軍就此建立。



大港口(Cepo')事件紀念碑。



大港口（Cecho'）事件紀念碑設置點：靜浦國小。

清軍自進入後山起，以軍事力量大量徵役當地阿美族青壯年以勞力闢建道路、建造營房等工程，奴役原住民族人，破壞族人原本的生活秩序與社會組織，侵略原住民族土地且進行屠殺，僅存族人因而大遷徒造成族群分散，史稱大港口事件。



清軍總通事林東涯當時住在港口，有天到瑞穗開會，要求港口阿美族青年抬轎前去，到奇美附近時，柯福鷗及青年們將他摔死，林氏隨從即到瑞穗去報告，青年亦返回部落告訴當時的頭目馬耀珥炳。清軍為此事總共發動三次進攻，第一次戰役在部落附近，清軍敗走，雙方死傷都不少；第二次清軍從成廣澳方向攻來，由青年領袖柯福鷗率一支小部隊突龍敵軍，清軍再度敗走；第三次戰役，部落將防禦線幾乎推進至成廣澳清軍總部，戰況激烈，柯福鷗遭射死，清兵援軍越來越多，港口族人越來越少，頭目率領族人向北方逃亡，族人各投其北方之親友。

過了一年，清軍在納納社西邊（靜浦國小操場西邊）興建營房，要阿美族人回來居住，以懷柔策略誘使阿美族人相信他們已既往不究，吳光亮遂囑咐頭目馬耀珥炳派165名青年

赴台東補給糧食及物資運回靜埔營內（靜浦國小內）。1878年1月，這群青年返回靜浦交差時，清軍假藉慰勞之名招待酒食，即趁酒宴之際，將青年全數射殺，一名青年逃出過河通知部落，大家於悲憤驚恐下分散逃離至各處，族人再次分散，紛紛向南北遷移，故族人戰敗後歷經兩次的遷徙，先是北徙，後是南北四散。

由上述可知，清軍自進入後山起，以軍事力量開始大量徵役當地阿美族青壯年以勞力闢建道路、建造營房等工程，奴役原住民族人，破壞族人原本的生活秩序與社會組織，於後山中路持續增兵與駐軍，一再挑戰原住民族既有的傳統領域範圍，以統治之姿駐紮Cecho'之地，侵略原住民族土地且進行屠殺，造成該部落青年階級傷亡殆盡，再沒有反抗能力，僅存族人因而大遷徒造成族群分散，更使Cecho'部落消失，從此不復存在，史稱Cecho'事件（大港口事件）。



靜浦是一個歷史記憶的場域，追思紀念活動及設置紀念碑，是藉追思沉重而傷痛的記憶，建構過去與未來的連接點，同時深具重要文化傳承之意義。透過原地的歷史思考，給予原住民族後人可以重新詮釋、判斷與理解的機會。



### 大港口事件紀念碑意義與現況

花蓮縣豐濱鄉公所經過多年來與各方的協調溝通，於2014年設置大港口（Cepo'）事件紀念碑，為了追思紀念大港口事件，紀念碑就設置在靜浦國小校區內（古戰場處），由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經費興建完成，以部落生活、文化記憶及民族觀點來解釋事件本身，並予以建碑紀念，更真切地呈現原住民族史觀。

靜浦是一個歷史記憶的場域，追思紀念活動及設置紀念碑，是藉追思沉重而傷痛的記憶，建構過去與未來的連接點，同時深具重要文化傳承之意義。透過原地的歷史思考，給予原住民族後人可以重新詮釋、判斷與理解的機會，並提醒族人記得這裡曾經歷了死亡和破壞，歷史紀念有著原住民族所不能忘卻，以及文化保存之重要意義。

七年級的我，過去所學的歷史中沒有台灣，台灣歷史教科書沒有原住民族史，也看不見與原住民族相關的一絲脈絡。歷史幫忙我們找回族人的共同記憶，瞭解過去歷史對原住民族所造成的深遠影響，也才能知道我們自己是誰。雖然歷史會隨著社會改變，詮釋也因世代交替而有差異，但不變的事實是原住民族在這片土地上已生存萬年，且至今仍存在著。而在當代，我們究竟要以什麼樣的價值觀來詮釋我們的過去，幫助自己再建構民族認同感，至今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。再現重創阿美族人的歷史事件固然充滿傷痛，但它正反映出過去祖先的記憶、今日族人的歷史及展望未來原住民族的契機。

阿美族常給人樂天知命的印象，而今族人走入有別於傳統的社會中，為了適應現代式生活，族人所漸漸失去的遠比實際想像中的還要多。歷史文化變遷下的結構性政策仍真實存在



2008年4月5日，舉辦大港口事件追思紀念活動。  
（圖片提供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）



大港口事件追思紀念活動現場的事件說明看板。  
(圖片提供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)

於這個社會，殖民政權對待我們仍舊是承襲過去的模式。即使這起重創阿美族的歷史事件重現，我們甚至還未能找出如何突破原住民族面臨過去、現在與未來困境的途徑，我們不能忘記自稱為「真正之人」的原住民族身分，就應體認民族不能沒有記憶，身為一個族群更不能遺忘共同的記憶。期盼族人可以用新的態度與觀點追溯此一歷史事件，因為只有知道自己的劣勢，方能從劣勢中解脫。

重大的歷史事件其存在意義為提醒我們不能再做逃避、失憶的傷兵，當時的阿美族人團結一致對抗外來殖民政權，以及誓死捍衛土地、保護家園的可敬精神，可以窺見過去阿美族社會由頭目、長者領導決策及年齡階級分工的傳統文化，在此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，是未來亟需進行文化復振的重要工作。現今的我們必須面對過去部落反殖民、族人與強權競爭的事件，相信沒有人願意如此事件在社會上不斷重複上演。而今日歷史的重現與還原，是要我們彼此都能勇敢重述一個更正面的歷史，促生

化悲憤為團結、進而跟大社會對話的力量。

### 結語

在現今主流社會文化的洪流下，多元族群應該有彼此需要、彼此豐富的正面態度，以在關係與記憶中形成的共同意識，形塑一體的認同感，文化記憶方顯得珍貴。我們也應該珍惜這樣的連結，建立起原住民族主體新社會的正確態度，才能讓多元族群的人們真正的認識、理解、尊重、包容。

台灣是多元文化與民族的國家社會；而多元應該是認識差異、理解差異、尊重差異及包容差異。我想以Cepo'事件而言，不應只以單一族群或是事件來看待，原住民族應共同面對主體性淪喪的困境，正視過去歷史所帶來的在地影響，在今時今日紀念民族記憶，迫切找回部落集體認同感之際，惟有靠我們本族人才能夠翻轉民族的命運，不再陷入泥沼之中，體認身為原住民族的我們才是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。

其實這段歷史距離我們並不遠，看著東海岸景色依然美麗，我們依然要繼續守護這塊土地，以及這塊土地上祖先共同創造的歷史。◆

### Dongi · Hana 徐采瑤



阿美族，花蓮縣光復鄉大全村（Lasoay）人，1982年生。台灣觀光學院觀光餐旅系學士，現就讀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在職專班。現任花蓮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專員。於原鄉地區及原住民族事務單位服務已有10年時間，秉持謙卑與學習之心，為服務族人及爭取福祉努力，Sa'icelen。